

## 專題報告：

# 學思並重的治《易》歷程與心得

楊自平\*

## 一 習《易》歷程

最早接觸《易》是在碩班修習胡自逢教授的《易》學課程，自此與《易》結了不解之緣。此外亦得自指導教授林安梧先生在治學方法的教導，及博班階段又深受岑溢成教授紮實的經學訓練，博論便以吳澄《易》學為題，踏上了《易》學研究這條路。

在《易》學研究過程中，研讀許多學界前輩的《易》學論著，臺灣方面的學術先進如戴君仁教授、胡自逢教授、戴璉璋教授、徐芹庭教授、岑溢成教授、賴貴三教授、何澤恆教授等。大陸方面的學術先進，如朱伯崑教授，以及山東大學劉大鈞教授、林忠軍教授、王新春教授、劉玉建教授等，尚有李學勤教授、陳居淵教授、張善文教授、汪學群教授、廖名春教授諸位先進，在前輩們治《易》成果的導引下，個人亦步亦趨，追隨前輩的腳步，緩緩前進。在此誠摯地向諸位《易》學先進們致上最深的敬意。

除了向當今《易》學先進們學習外，曾研究的歷代《易》學家都是我的老師，他們的《易》學論著，為我都開啓《易》的豐富面貌。

## 二 治《易》心得—從元代《易》學轉向明清《易》學

### (一) 元代《易》學

深入研究《易》學是自博論始，博論以探討元代吳澄的《易》經解釋與《易》學觀為題。得出以下結論：吳澄《易纂言》採纂註體形式，承繼程、朱等前賢說法，並加入個人創見。該書體例承繼呂祖謙經傳分立的主張，採「以經解經」的作法，並將經傳內容錯簡、重出、闕漏處加以更訂，對生難辭義作訓詁。吳澄釋《易》所關注者在解決卦、爻辭不易解釋的難題，提出的解決之道是以義例釋經。先就朱子將卦、爻辭區分為象辭、占辭的作法，加以全面化；繼而為象辭、占辭

---

\*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

建立通例，即「象例」與「占例」，並對卦、爻辭重出部分，提出「辭例」。吳澄《易》學亦不廢義理，嘗於〈大過〉、〈遯〉、〈大壯〉三卦闡發聖人論陰陽，並就言及君子、小人的卦爻辭多所發揮。但整體而言，吳澄《易》學的特色實在象數《易》。其《易》象解釋，擴充〈說卦傳〉及〈九家逸象〉之內容，亦提出「卦變說」、「卦主說」之理論。在《易》數方面，深入探討〈繫辭傳〉的「天地數」與「大衍數」外，亦肯定邵雍《易》數，包括八卦十數；於《易纂言外翼》亦探究邵雍皇極數與聲音數。此外，澄亦重視圖書之學，承繼朱子肯定河圖、洛書及伏羲、文王《易》圖，並以先天圖畫出「互體圖」。之所以重視圖書之學，在於說明伏羲《易》與文王《易》。以上乃吳澄《易》學之特色。

## （二）明代《易》學

關於明代《易》學的研究主要見於拙作《明代學術論集》及〈論林希元《易經存疑》的義理發揮與致用思想〉（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，第 32 期，2008 年 3 月，頁 131-170。）一文。

《明代學術論集》論及曹端及薛瑄《易》學，歸結曹端《易》學的八點主張：1、《易》為理學之源頭，《易》所言之「太極」即所謂「理」也；2、相信河圖、洛書實有其事，乃天所授神物，義皇則河圖畫八卦及六十四卦；3、八卦方位圖及六十四卦方位圖均出於伏羲，皆以太極為本，彰顯無限妙用；4、義圖賴文、周之卦、爻辭，其義始明且備；5、孔子《易傳》使義圖及周經之旨更為大明。6、肯定宋儒將漸失其傳為異說轉為術數之用的義皇《易》，邵子廣集舊說，賦予新義，並闡微旨；朱子則保存邵子整理後之《易》圖，並作《易學啓蒙》，使義《易》得以受到正視並流傳。7、周子與二程未論及義《易》，曹端猜測或許因未見義圖，或因無法贊同邵子說所致。8、周子雖不言義《易》，然彼《太極圖說》卻能深體太極體用之全及妙悟太極動靜之機。

薛瑄認同宋代圖書之學，肯定邵子、伊川、朱子《易》學。筆者歸結出八點主要主張：1、河圖內容乃萬數、萬理、萬象、萬物之源，2、太極「沖漠無朕之中，而萬象森然已具。」3、一卦六爻皆陰陽自然之數，4、六十四卦不外一陰一陽之變化，以象徵人時、位不同而有不同事變，此所以為易也；5、陰陽和合，即使純陰、純陽之卦，至陰之中陽已生，純陽之中陰已生；6、六十四卦間之消息盈虛，皆表現「氣之流行，而理為之主也」；7、《易》之為教，大抵欲人敬慎；8、邵子有功於象數，使先天諸圖反諸《易》；伊川有功於義理，朱子結合象數與義理，皆有大功於《易》。

蔡清為明中葉重要《易》家，帶動泉州學術的發展，《易經蒙引》影響陳琛、林希元等甚鉅。該書收錄許多《周易本義》的說法，《蒙引》的表現形式為疏解《周易本義》，其特色在於，承繼朱子求《易》「本義」，藉由疏解方式使朱子意旨更明確，並將《易》定位在以道義明吉凶的經書，加入義理的發揮與史事的印證。蔡清的太極說與朱子明顯不同，將朱子所言靜態的存有之理，轉化為具創生

活動義的宇宙本體。此外，亦強調依時處正的重要，並提出虛靜的工夫以達於依時處正的目標。

林希元亦為泉州學術重要代表，其學術旨歸宗主蔡清。一方面與蔡清同宗《本義》，在《本義》、《蒙引》的基礎下，承繼《易》為卜筮之書及朱子的說法，進一步在義理、引史證經及經世致用加以發揮。林氏治《易》，重視探求當然之理，發揮程朱格物窮理的思想，於經典中擷取天道、人事當然之理，作為修身與經國濟世的參考。林氏重《易》作為經典所具有的常理與經世特質，故《存疑》最精彩處便是在義理的發揮，將《易》定位在指導人們立身處世的智慧經典，故重視經義，期藉明經以經世。林氏重視學以致用，故治《易》目的與作法，異於朱子、蔡清二子重在純粹解釋經典，重在發揮經義，主張經世致用，故《存疑》於《本義》、《蒙引》之後，在義理發揮與經世致用的表現上，有其重要貢獻。

來知德為明中葉重要《易》家。來氏《易》學被現代《易》學史歸於象數派，指出特色在於取象說。取象說是針對朱子所稱易象多有不可解者，彼將之修正為易象均是可以解釋的。來氏的論據在於其「模寫」說，認為聖人藉著卦爻符號模寫天地自然之象，故皆有取象緣由。基於「模寫」說，來氏進一步指出聖人所模寫之根本原理即是所謂「對待」與「流行」之理，故卦爻象處處「反映」自然界對待與流行之理，而伏羲、文王《易》圖其意義亦對待與流行之理的反映。來氏認為既然已能充分且相應掌握先王畫卦作圖之精神，後人應可承繼聖人之本意，作進一步發展；故而來氏將伏羲、文王之圖結合，創畫出結合對待與錯綜之理的來氏《易》圖。來氏自言此圖之意義在於表現「對待者數，主宰者理，流行者氣」的意義，此三句話足見來氏之宇宙論是氣一本論，將氣提升為形上本體義，即此而言宇宙萬化皆此一氣流行不已之作用，而此正是來氏錯綜哲學之義涵所在。

### （三）明末清初《易》學

除《明代學術論集》涉及此外，主要多收錄於新作《世變與學術—明清之際士林《易》學與殿堂《易》學》一書，以及一篇會議論文。

關於此階段的學術，筆者區分為士林《易》學與殿堂《易》學。在明末清初士林《易》學成就方面，關於何楷《易》學，其復古思想源於明代考據學，其著作《古周易訂詁》承繼先秦《易》學的爻變、互體，用以解釋卦、爻畫之象，並將卦畫符號與占筮所得的變爻結合。何氏釋經有三點特色：一是承繼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以爻變釋經；二是以占法解釋用九、用六的意義與作用；三是保存不同的經文、存古字與異文、存古音、存古義。何氏肯定伊川、蘇軾的乾坤卦變說；對於圖書之學，既肯定河圖、洛書的存在，又認為黑白點圖應與《易》、《洪範》區分。此外，何氏對經文之訓義及義理有其新義，並修訂朱子對太極的說法。

黃道周的《易象正》，不同於傳注傳統，而是藉《易》經、傳，建構一套獨特的《易》學，將曆、《易》結合，既明天道自然之運行，更欲探究人事中的百世之理。經由實測天文，鑽研《易》與曆之關聯，提出「大象十二圖」及「歷年

十二圖」，並以「之卦」釋七十二體卦，以及以七十二組對化卦論致用之道，透過這兩部分的成果，提出一套嚴謹的歷史推步系統，作為後人立身行世的參考。

孫奇逢為清初極具影響力的思想家，然其重要性表現在講學而非獨特的哲學思維。其《讀易大旨》異於傳統傳注，以發揮《易》經、傳義理為主。本章先點明孫氏的治《易》立場，異於朱子，近於伊川，其後指出其《易》學哲學又異於伊川。至於其《易》學哲學，孫氏以「理」、「道」、「易」等稱謂指稱形上義的元氣，又屢言「心」，易使研究者將孫氏誤歸入理學派或心學派。筆者透過全面深入釐清，認定孫氏實為主氣一系，異於陸王主心，程朱主理。筆者從三點指出孫氏主氣本論：一、以「神」理解太極；二、〈乾〉、〈坤〉並行；三、不從截然對立的角度論君子與小人。並進一步認定孫氏的宇宙論及心性論皆屬氣本論，意即萬物皆根源於渾淪未分的形上元氣，而元氣又化生為陰、陽二氣；然形下的陰、陽二氣的流行有元氣作用其間，元氣與形下之氣，一體不二，此便是孫氏氣本論的《易》學哲學。

王船山的《周易內傳》乃晚年為諸生釋經而作，《周易內傳·發例》歸結該書釋經原則與重要《易》學觀點。欲瞭解《內傳》之特色，一方面需深究《發例》重要觀點之意旨，如以「乾坤並建」、「錯綜合一」代替〈序卦傳〉說明六十四卦之關係；「占學一理」，所指內容是關涉《易》之定位及治《易》立場，而「彖爻一致」乃為解決易辭難解之問題；另一方面需深究《內傳》實際之釋經作法：以本卦陰陽互動及錯綜關係釋卦名，以卦畫陰陽之象釋卦辭，研審畫象、會通象、爻以明爻的時與位。船山釋《易》特色有數點：重學而不廢占、即卦畫而釋易辭、以體用不二說明彖爻一致，藉簡微難解之易辭彰顯聖人作《易》之慧心。

錢澄之的《田間易學》，收錄承自家學之《見易》、《火傳》，以及錢氏重要的《易》學觀點。對於錢氏的治《易》立場，部分學者從漢、宋學的角度，提出四種看法：宗漢、宗宋、漢宋兼採、兼採歷代《易》說。亦有學者視錢氏為程朱學派，主張錢氏宗程朱，或稱錢氏只宗朱子。經筆者深入研究，認為錢氏只尊朱而非宗朱。此外，錢氏既不宗漢、亦不宗宋，而是廣採眾說，但以是否合於《易》之本旨作為抉擇標準。重視《易》之本旨方是錢氏《易》學的根本立場。

刁包對明亡有深切感受，希望藉由結合朱子思想，強調讀書、窮理，為時代找出新的契機。他的心性論、工夫論及《易酌》中所說的「心」、「心學」，皆本於朱子，對王學提出反省，將讀書、窮理歸本於心，並肯定朱子「心具眾理」的主張。刁包所說的「心」、「心學」，非屬陽明心學，而是朱子心即理的系統。至「學《易》以檢心」是以有益自家身心，作為學《易》的動機與理想，迥異於以《易》歸心學的心學《易》。刁包主「四聖二賢一心」，即為宗程立場的展現，強調義理解《易》，治《易》內容兼採程、朱，並廣引眾說。在治《易》實踐上，無論訓詁、考典制、釋象皆以合於經義為依歸，並承繼與擴展程《傳》引史解經的實踐，且於《易》重要觀點，在義理方面多有發揮。

張爾岐的《周易說略》於眾《易》注選擇《周易本義》，藉由對《本義》簡

要的義理解釋，承繼朱子重「本義」之旨，主張探求「理之象」，闡發聖人的教誡義。另一特色是亦透過講學推廣《易》教。《易》學哲學重視元氣，主張理氣不二、理勢合一，與王船山的觀點有同有異。張氏《易》學，在元、明釋象、釋義過度發展之後，重新正視並回應朱子的主張，順應《易》學的發展。與同時期的刁包相較，張氏治《易》近於朱子，刁包治《易》近於伊川。張氏《易》學有其特色，值得吾人關注。

李塉著有《周易傳注》，該書兼顧釋象與義理，一方面承繼毛氏重釋象，另一方面又於釋象作法有所抉擇，跳脫毛氏移易說以升降卦變釋卦、爻辭的框架，代以三畫卦相重的重卦說，避免產生用後出的卦變說釋經的限制。同時，李塉又能適當地發揮卦、爻辭義理，於《易》發掘出顏元實學的精神，其治《易》宗旨及重心實在明禮樂致用。至於對《易》學發展最重要貢獻，當在對清初考辨宋圖書《易》學的諸多看法加以彙整。與李塉同期的毛奇齡、黃宗羲、黃宗炎、胡渭諸子已對考辨圖書《易》作出極重要貢獻，但毛、黃、胡諸子的作法是致力提出個人的考辨見解，而李塉除了提出個人觀點外，尚能彙集並抉擇各家的說法，使清初考辨圖書《易》的成果得以較全面呈現。

在清初到清中葉的殿堂《易》學的成就方面，順治朝的《易經通注》為清代第一部殿堂《易》學著作。該書的《易》學觀及釋《易》實踐，部分承繼程朱《易》學，然其著書宗旨在經世致用，深入分析卦、爻辭中蘊藏的人事之理。在爻辭解釋上，以君道釋第五爻，以臣道釋第四爻，重在論君臣之道。此外，書中亦提出「無心」思想，指出無私意方能知幾。該書的限制有三：一是限定了《易》的解釋與應用；二是將以陽尊陰卑解釋陰陽；三是狹隘地將人事陰陽解釋為君子與小人。

康熙朝的兩部殿堂《易》著，有《周易折中》與《日講易經解義》。《周易折中》乃康熙鑑於明代官修的《周易大全》駁雜，特命李光地總結歷代《易》說而作。《周易折中》的特色便在於「折中」法，一方面是對研究對象的折中，就眾家《易》說之殊異加以抉擇；一方面是折中的原則，在版本上，李氏折中於朱子經傳區分的版本，但在卦、爻辭的解釋上，則折中於《易》經傳。該書在釋經上重視《易》例，包括用詞通例及釋經義例，提出五類釋經義例。此外，該書以義理解釋《易》為主，於君子、小人及君臣議題上，提出《易》亦為小人戒，及君臣合德的主張。該書對於宋《易》提出深入的檢討與修訂，而以《易》經傳為折中原則的實踐，正好與清初回到經典本身的治經主張相呼應，在《易》學發展有其重要性。

《日講易經解義》乃日講官為康熙講《易》而作。康熙指示須深探聖人作《易》之旨，並合於通貫及簡要的原則，故該書於解經前先列出核心大義。又因該書屬於殿堂經著，故解經內容須符合經世致用。該書釋《易》，將卦象、卦爻辭視為整體，並依各卦所代表的處境，提出處世之道。在義理發揮上，該書兼論扶陽抑陰與陰陽相互為用，一方面提出君子、小人之辨，另一方面又提出剛柔並濟。此外，

該書多著墨於康熙所重視的治國之道，包括刑法、武備、文德、君子與小人之辨、敬事之臣等，其中尤以刑法、君子小人之辨與敬事之臣較受康熙關注。

乾隆朝之《御纂周易述義》乃清代最後一部殿堂《易》著，其著述目的即乾隆〈序〉所稱，乃為承繼《御纂周易折中》之義旨而作。該書參考前賢象數、義理釋《易》之成果，加入撰述者之見解，同時亦關注君臣議題。《述義》與《折中》均強調掌握聖人大義，但差別在於《折中》是採纂注體形式，彙集並折中眾說來掌握經義；《述義》則逕將前賢象數、義理成果熔於一爐，並加入撰述者的見解，解釋並發揮經義。《述義》釋《易》，在義理方面承繼程朱《易》學，但另加入程朱所忽略的象數，全面解釋取象來由，並重視易數，透過實際解經，展現其象數、義理兼備的精神。

簡要歸結明清之際士林《易》學與殿堂《易》學的特色。在士林《易》學方面，何楷承繼先秦至宋代的《易》學成果，黃道周以曆治《易》，孫奇逢的宗程立場及氣本論的《易》學哲學，錢澄之的尊朱立場及重視經傳本旨，刁包的宗程立場，以及張爾岐承繼朱子重本義主張探求「理之象」。

至於殿堂《易》學，過去學術史談及清初官學，多以程、朱學稱之。從表面來看，殿堂《易》學著實是標舉程、朱《易》學，但深究其內容，實非如此。如《易經通注》關注者在於治國之道，多論及君臣及君子小人之議題；《周易折中》乃藉由義例及經傳本旨折中眾說；《易經通注》則以通貫聖人大義及經世致用為治《易》目標。

以上乃個人近年來研《易》心得，其中仍有不少待商榷處，日後將在行修正。

### 三 治《易》理想

現代《易》學以古史辨派《易》學、科學《易》及簡帛《易》、《易》學史為現代《易》學重要成就及特色。

身為現代的《易》學研究者，個人主要立下兩大方向，一是《易》學研究，一是個人對《易》經傳的體會。以下分別說明。

#### （一）《易》學史的建立及現代《易》學的可能發展

在《易》學研究方面，近年來筆者致力於歷代《易》學，一方面希望相應理解傳統《易》學的發展，另一方面期從中汲取養分，作為開展現代《易》學的重要參考，亦期能建立一套《易》學史觀點。

在從事元明清《易》學研究時發現，這些《易》學家不僅對前代《易》學成就予以相應瞭解，並努力找到開展的可能，同時亦正式同時期《易》學家的研究成果，這樣的治《易》方式，值得吾人參考。

這部分的研究，仍將持續進行，現已著手進行清中葉乾嘉時期的《易》學的研究，目前已完成惠士奇及焦循《易》學的相關研究。



## （二）透過治《易》認識世界，體會人生

個人除了從事《易》學研究，亦於中央大學教授相關課程，於大學部開設「周易」，於碩博班及碩專班開設「易學專題研究」。在講課過程中，不斷深化個人對《易》經傳及歷代《易》學的體會。

筆者近日亦思考一重要問題，雖然古史辨派從發生層面提出《易》非聖人所作的主張，已獲現今學界多數人認可。即便如此，個人心中仍不免追想，雖然無法指明《易》的特定作者，但不容否認《易》仍與孔子，及孔子之前的某位聖人有關。何以得知《易》的作者是聖人？從《易》的符號及《易傳》便可體會作《易》者的思想的偉大。

作《易》者在遙遠的年代，透過觀察天地提出深刻體悟，亦對萬物的存在及關聯性提出解釋，且注意到天地萬物何以生生不息等等。另人驚奇的是，作《易》者如何將抽象的體悟，以符號展現，繼而又以文字來說明這些符號，發展出一套深刻的《易經》哲學，以道、陰陽的概念及系統來理解世界。

歷代《易》家亦由此發展出許多深刻的哲學思想，談理氣不離、道器不二，或主理本論，或主氣本論，各顯其精采。個人從中體悟到《易》所談的是陰陽對待及流行的智慧，萬物具有陰陽對立及交互為用的特性，而陰陽的變化是生生不已的。透過這樣的觀點看待世界，會有另番視野，如，對於事事物物既能異中求同，又能同而不廢異。又如，世事循環往復乃常態，遇到低潮，無需悲觀等等。

因此，個人以為《易經》不只是學術研究的對象，最重要的是它提供吾人看待人生，看待世界的高明智慧。如果沒有這項作用，《易》在現今就消亡了。

個人讀《易》、研究歷代《易》學，便是希望從中得到更深刻的思考，即便研究字義、詞義或各種釋象條例，均是為挖掘透過這些表達方式，背後所展現的深刻義涵，這便是個人治《易》的動力所在。透過習《易》、治《易》，個人體會到不可抽離生活世界的具體現象而專言形上的道，亦不可只論現象，而忽略現象背後的道。應正視現象的豐富面貌，留意現象變化，同時亦能掌握現象變化的形上根源或所以然之理，如此方能既隨順世事的變化發展，瞭解時勢的變化；同時又能掌握本源，不致迷失。個人對《易》的體悟有限，故仍努力學習、體悟，同時也認真生活，希望使《易》與自己的生命有更深刻連結，進而實踐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。這或許是上天賦予我的重任，個人願勉力為之。

筆記欄